



破解草木的奇妙花招

□林小森

这些年,植物科普成为大众热爱的领域,到了暑假,家长带着孩子们,结伴走进了植物园、生态保育园与湿地深处,他们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手中拿着放大镜,准备在植物学家的带领下观察珍稀植物。他们用手机上识别花草的软件来学习植物的基础知识,与此同时,他们也渴望有一本图书,能够深入浅出,形象幽默地来讲述草木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进化出的“奇妙花招”。

现在,这本原创科普图书《漫画草木的奇妙花招》,已由中国科学院陕西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祁云枝老师为广大植物爱好者写成。这本书,从草木繁衍的机械设计,植物顺应环境的本能,与天敌较量时的疾恶如仇等10个方面,展示了植物在求生过程中的种种计谋,展现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

通过数百幅生动精巧的拟人化漫画,祁云枝搭建了无数座桥梁,展示植物与嗜性的昆虫及小动物的较力,以及其生长繁衍中歪打正着的各种策略。在她的几百幅漫画中,花朵化身成仙子,蛇瓜化作呼啦圈,根须化作钟馗,昆虫化身成精灵……为解释睡莲繁衍的“胎生”方案,祁云枝以一一对正在观花的袋鼠母子,来直观地展演植物的类似智慧;为解释番木瓜的花朵善于“变性”的特点,祁云枝在番木瓜的枝干上,画出了“男生向右看,而女生向左看”的梦幻场景,她这样解释番木瓜花朵的善变策略:当气温超过32℃且干旱缺肥时,番木瓜的花会变成雄性花,结出的果实,涩嘴皱皮无法食用;而当气温低于26℃,它的花又掉头向雌性花发育,会结出皮厚、肉少、籽多的难吃果实。只有当温度在26℃到32℃之间,番木瓜才会开出长圆形两性花,才能结出我们爱吃的美味水果。为解释某些植物果实的生长位置为何不在叶腋之间,而是端坐在叶子中央,仿佛“荷盘托珠”,祁云枝以乌龟驮着小鸟龟出游的场面,来形象化地解释叶子对花朵的承托与保护作用。“小花生在叶面上,空间开阔,容易被授粉昆虫发现。此外,花柄和叶脉合并在一起,可增加其牢固性,从而从容地抵御大风、暴雨等突发状况。”这样精妙的植物生存哲学,在书中比比皆是,向人们展示植物的坚韧和脆弱,天真与狡黠。

这些形态迥异的植物不仅有极具个性的生物学特征,更拥有不逊色于人类的七情六欲,它们或高贵傲气,或沉稳安详,或热情奔放,或刁蛮任性,摸准它们的脾气,感受它们的情感,体恤它们的遭遇,以及折服于它们的智慧,令这本书在具备知识结构完整性的同时,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

阅读这本书最让我有感触的地方在于,在一些段落中,祁云枝老师以其独有的幽默感,将植物罕见的生存智慧提炼出来,成为照亮我们知识盲区的火把。例如有一种名叫“锚阿波莹叶甲”的小虫子,就有“画饼充饥”的绝技,它会选择海芋叶子作为大餐。但海芋也是一种不好惹的狡黠植物。如果它发现自己的叶子上有嗜噬者,就会通过叶脉通向这个区域集中释放毒素,让这些可恶的入侵者中毒麻痹,然而,这种名叫叶甲的小虫子却有完美的“避毒方案”。只见它将尾部固定在海芋叶子的某一个点上,然后伸直前腿,用一只脚掌模仿圆规的脚,在叶片上转动。一圈下来,一个大约直径3cm的圆圈就诞生了。更有意思的是,叶甲是在叶片背面“画饼”的,这样,当它聚精会神地画圈时,就不容易被自己的天敌发现。这个圆圈,它竟要重复描画三次,目的是把海芋的叶脉完全切断,这样海芋的自卫机制就很难通过被撕开的叶脉传递,在这个别有用心圆圈里,叶甲可以安心享用海芋美味的叶子,而不必担心中毒。

如果植物已经释放毒素,依旧无法避免伤害,怎么办?没关系,它们会召唤“保镖”。开紫色筒形花朵的颠茄就是如此,它的叶子、花朵与果实都有微毒,若有一不怕毒素的昆虫来啃食颠茄的叶片,它会别有用意地在伤口处分泌出蜜汁,蜜汁会吸引蚂蚁的到来。这个时候,如果没眼色的虫子胆敢再来吞食颠茄的枝叶,就会遭到蚂蚁保镖的攻击。祁云枝把这些蚂蚁画成穿着宽肩西装,戴着红领带和墨镜的保镖,而颠茄小姐穿着圆领绿裙子,头颈是一朵紫色的筒状花,她挽着小竹篮,竹篮里装着蓝紫色的颠茄果实,款款行走在蚂蚁保镖的簇拥下,显得那般神清气爽。文字的精准、细腻与妙趣横生,与夸张诙谐、戏剧化的漫画场景互相补充与映衬,让冷门的植物学知识张开翩翩羽翼,飞临我们的视野,令读者留下衷心的感谢。

总之,数百篇简短凝练的植物散文,充满了自然的情趣和人性的可爱,作家以充分的拟人化笔触,将植物科普领域的知识,转变成优美灵动的视觉语言,阅读它,读者既能从中汲取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更能获得人生的启示,从而开启一场独特的审美之旅。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wyhappy781@163.com。

荒漠中的根系与星空

——读《激情燃烧的支边岁月》

□孙建东

合上如东县政协主编的《激情燃烧的支边岁月》,窗外的天山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沉入黛蓝。抚过书页上“1959年9月5日”——正是父辈们背着行囊登上闷罐列车西行的日子。作为4岁便被父母抱上西行列车西行的疆二代,呼图壁的沙砾几乎融入了我的骨血。因此,这部报告文学于我绝非他者叙事,而是一场迟来66年的精神认亲。当蜷缩在闷罐车厢、穿越万里烟尘的身影在字里行间逐渐清晰,父母及其同辈人沉默的青春足音终在我灵魂深处隆隆震响。

在当代文学版图上,“支边”题材如同荒漠中的胡杨林般稀缺,历史褶皱里的生命刻痕往往被宏大的时代叙事抹平。而作者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虔诚,俯身拾起散落在呼图壁大地上的记忆碎片。尾随车站前面对荒原的集体失语、地离子中水贵如油洗浴的无奈,不再是抽象的历史注脚,而是父辈用青春体温焐热的生命印记。尤其当书页翻至15岁的高福俊在茂草棚里日夜啜泣的段落,我仿佛看见无数个边疆寒夜里,“支边”人将思乡泪悄悄咽进泥土——这种对“燃烧”的祛魅书写,使得支边精神终于挣脱“牺牲奉献”的扁平标签,在人性脆弱与坚韧的撕扯中显露出青铜般粗砺而顽强的质地。

书中流淌着四条鲜明的精神脉系,它们交织成边疆拓荒的生命图谱。“大地苦行者”的肉身哲学在被当地回族村民尊称为“老王爷”的王宗玉上达到极致——修筑青年干渠工地上,铁镐撞击冻土的闷响,不是劳作之声,而是生命与洪荒对峙的鼓点;这种将躯体转化为拓荒工具的自觉,及之后“先干一步,多干一倍”的沉默践行,又将盐碱地踩成了信仰的祭坛。而高福俊收养哈萨克族

孤儿托洪的故事,则绽放出文明融合的神奇之花。当那口曾煮过野菜泪水的“团圆锅”蒸腾起汗,哈两家围炉的羊肉香气,当古丽为来访者戴上哈萨克族的花帽,血缘的壁垒在奶茶氤氲中消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力在此具象为温热的日常。

更动人的是那些知识火种的传递者。陈世德在牧区“三顾茅庐”劝学的身影,恰似江南文化基因在天山北麓的嫁接实验。他创办的五所学校如同文明驿站,让《茉莉花》的婉转与冬不拉的激越,在呼图壁的星空下交响共鸣。而一批疆二代自发抢救口述史的行动,则完成了历史接力中的自觉转身——当泛黄的1959年支边“批准通知书”在扫描仪下重现光泽,两人的记忆终于通过二十万字史料构建起传承相连的桥梁。

作者的叙事匠心在于时空折叠的艺术。2023年寒冬与2024年盛夏的两次寻访,恰似在历史冻土上进行的考古钻探。当作者在丝路之星级酒店推开冰花密布的窗,与六十五年前“支边”青年们掀开车篷初见荒原的视角瞬间叠印——此刻的绿洲新城与往昔的万古苍凉在文字间猛烈碰撞。书中对器物的再现更成为压缩时空的琥珀:孙同学那辆沾满泥浆的28自行车,冒玉德院中磨出包浆的芦苇耙,都在无声诉说与荒原的对峙史。当九十二岁的冒玉德抚摸农具轻叹“这是我的疆域”,父辈们用器物对抗虚无的存在主义姿态刺透纸背。

作为父母西行列车上的懵懂孩童,如今的白发疆二代,书中细节常让我彻夜难眠。张恩新“偷”嚼糍糊充饥时母亲滚烫的泪滴,徐昌荣因用公家信笺写回忆录而辗转的愧疚,乃至自己模糊记忆中父母在碱土地上的蹒跚背影,这些带着体温的记忆碎片,勾勒

出特殊年代的精神图景。最锥心的是父辈们的生命悖论:他们用青春置换绿洲,却被故乡与异乡双重边缘化;他们奠基了现代呼图壁,自己却凝固在时光胶囊里。当冒玉德夫妇守着黄泥屋遥想洋口港的船笛,当江成科摩挲理发剪怀念如东师傅的掌心温度,那无处安放的乡愁化为刺进骨髓的月光。

本书的当代价值,正在于它架设的三重精神坐标。在历史维度,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上三千年前塞族人的生殖崇拜,与支边者创造新文明的壮举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前者祈求部落繁衍,后者践行文明拓殖,都是人类向荒原发起的前赴后继的悲壮抗争。在人文光谱中,书中个体命运构成多棱镜:季国祥从保管员到局长的奋斗,余振岗讲述烈士遗孀的隐痛,共同折射出特殊年代复杂的人性光谱。而最珍贵的当代启示,莫过于书中蕴藏的新支边精神——当冒玉德们将“跳农门”的朴素愿望升华为对土地的生死相守,当疆二代们用数字技术抢救濒危记忆,乡村振兴的征途上正需要这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生命韧性。

六十六载风沙漫卷,父辈们的足迹已被高速公路覆盖。但每当我驱车掠过呼图壁的棉海,父亲那句“盐碱地最懂诚实的汗水”总在耳畔震响。作者以心血浇灌的这部生命之书,如同竖立在精神荒漠的界碑。它昭示着所有伟大的春天,都始于在寒冬里倔强绽放的初心,就像父亲那代人在地离子墙上悄悄扦插的茉莉,最终长成了戈壁上的图腾——它以柔韧的枝条诠释着在绝境中创造生机的不朽信念。而我的目光,正是4岁那年随父母穿越万里烟尘时,无意落在天山北麓呼图壁境内的一粒种子。

在文字与音符间穿梭

□尹画

除了众所周知的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文学或者音乐》书中还谈到不少我之前不知道的作品,极大地拓展了我的书单。比如德国作家伦茨《德语课》,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红房间》,挪威作家埃斯普马克《失忆》,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樋口一叶《青梅竹马》,莫言《欢乐》……我边读边在豆瓣App上标上“想读”。对一个目前阅读量还不够大的读者来说,《文学或者音乐》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读者拓展了书单。如果按照“想读”书单去补完课,再来重新读一遍《文学或者音乐》,对照余华在书中的相关条目阐述,应该更有收获。故而,窃以为《文学或者音乐》不是一本一次性的书,它值得被重读两遍甚至三遍。

在音乐部分,余华毫不掩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痴迷。他曾在半年时间里购入四百张CD唱片,每日沉浸在音乐世界中,以近乎虔诚的态度聆听、感悟,音乐让他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他在文中提到的作品有我熟悉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巴赫《马太受难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海顿《惊愕交响曲》……同样,我也标记下了一些我之前不知其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及他们的作品:巴托克、梅西安《图伦加利拉交响曲》、希曼诺夫斯基《圣母悼歌》……尤其是柴可夫斯基的《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即柴可夫斯基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Op.50。我很喜欢柴可夫斯基,但这首曲目之前并不知道。原来是柴可夫斯基为纪

念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尼古拉·鲁宾斯坦而作。尼古拉·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的事业和生活帮助极大,1881年3月23日尼古拉·鲁宾斯坦病逝于法国巴黎,柴可夫斯基在半年后,于当年12月到意大利罗马游历期间决定为其创作此曲。这首作品成为俄罗斯音乐家协会在尼古拉·鲁宾斯坦生日和祭日音乐会的重要曲目,后来也成为人们怀念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被誉为俄罗斯最伟大的钢琴室内乐作品。

余华以独特的感知力,将音乐与文学创作、人生感悟相联结,让我领略到艺术共通的魅力。他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侵略插部”的漫长旋律,比作战争中压抑的窒息感,这种解读让我在聆听时,仿佛看到了炮火下人们麻木又绝望的眼神。关于柴可夫斯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反复强调其中悼念友人的深情,让我注意到那些音符里藏着的孤独与怀念。最令我震撼的是他对马勒交响乐的描述——“庞大的结构里塞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的撕扯”,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音乐可以像哲学著作般深刻。

总之,阅读这本随笔集,对我来说是一场知识与感悟的盛宴。余华以其独特视角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引领我在文学与音乐世界畅游。他不仅让我对熟悉的作品有了更深理解,更为我打开一扇通往更多经典作品的大门。无论是想在文学阅读上更进一步,还是想在音乐欣赏上有所收获,《文学或者音乐》都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它让我明白,文学与音乐都是人类表达情感、记录时代的伟大方式,而余华则是出色的引路人,带领我们在这两个美妙世界不断探索。

写尽尊严与平等

——读玛丽·奥利弗的诗《水蛇》

□汤凯燕

群鸟是为我们歌唱,花朵是为我们而绽放。而在奥利弗的笔下,蛇有自己的尊严与感知。她这样描写它的外貌:

“他抬起头,谨慎的脸,用沙砾般的眼睛看着我,他羽毛般的舌头,在报紧的嘴的另一边,伸进伸出。”

短短几行,就将蛇的警觉、冷静与生命的异质感描绘得淋漓尽致。那“羽毛般”的蛇信,那“沙砾般”的眼睛,是陌生的,也是神秘的。它在观察我们,就如我们在打量它。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从头到尾称这条蛇为“他”,而不是“它”。这是对一个个生命体的尊重。她甚至尝试以蛇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他的头高高昂起,我想,他讨厌我,因为我的长腿,我柱子似的可怜躯干,我的多根手指。”

在蛇眼中,人类并不高贵,只是一种奇怪的、笨拙的、令人厌恶的生物。我们那些引以为傲的“直立”“进化”“复杂性”,在它看来,不过是畸形的变种。

通过这首诗,我们被迫重新审视“人类中心”的观念。我们习惯把蛇与阴险、邪恶、狡诈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在蛇的眼中,我们是不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怪物”?

奥利弗赋予蛇一种贵族般的骄傲:

“他径直冲进了,最近的黑水塘和野草

丛,孤独地,像一柄古老的剑,突然将自己扬起,击出,摇摆着,摇摆着,穿过绿叶。”

这是整首诗中最具画面感的一段。蛇像一柄沉默的剑,冰冷而孤傲,在绿意盎然的世界中游走。它并不说话,也不需要理解,它只是一种来自远古的存在。

蛇的历史比人类悠久太多,它们在这个星球上已存在上亿年,而人类不过短短几百万年。我们太年轻,却太骄傲。蛇踽踽独行,冷静观察,用身躯丈量着一寸寸土地,仿佛在嘲笑人类的喧嚣与自负。

诗的最后,蛇消失在水塘与绿叶之间。它并不需要被理解,也不企图理解我们。它只是从我们生活的边缘走过——像那只蜈蚣“从你的脸上路过”。

这首《水蛇》,不只是写蛇。它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别生命体如何看我们,也迫使我们去思考:在这个多样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公正地对待“与我们不同”的存在?

蛇也可以是其他人,其他族群,其他阶级,其他立场。我们是否能从他们的角度反观自己?给予理解、尊重与平等?

在这个喧嚣与对立日增的世界,我们或许更需要这样一首静默的诗——让我们放下高高在上的视角,低头凝视地面上那柄沉默行走的“古老之剑”。

新书架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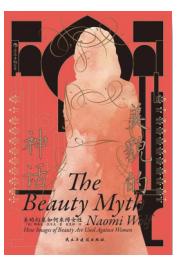
陈存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医,曾师从著名学者姚公鹤和章太炎。作者与许多名流有所往还,其中不乏抗日义士、汪伪汉奸、青帮头子,对他们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陈存仁1949年之后迁居香港,一生钟爱于古籍收藏。



《演绎百年年代》
王培雷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表演似乎是电影研究中较难被学术话语系统把握的研究对象。比如对于同一场戏的表演,有人觉得足以“封神”,有人感到很尬。本书正是从这最难言说的“电影表演”入手,并在其中借助了电影史研究、文本分析、身体话语等理论或方法,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美貌的神话》
[英]娜奥米·沃尔夫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沃尔夫批判了虚构的完美身体标准对女性的压迫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今,尽管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性别观念的进步使主体性审美成为可能,但商业与技术仍然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身体商品化之中。希望现代女性在数字幻象中保持自省,汲取打破框架、接纳自己的力量。



《机器如何学会写作》
[美]丹尼斯·伊·特南

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引领我们回望历史:从19世纪阿拉伯人用轮盘式图表生成神秘预言,到19世纪埃达·洛夫莱斯设想让机器“操作符号”;从好莱坞剧作家借助生成器批量预制情节,到依赖概率算法运作的拼写检查器……与其说人工智能会写作,不如说正是人类的不断写作培育了人工智能。

在这个喧嚣与对立日增的世界,我们或许更需要这样一首静默的诗——让我们放下高高在上的视角,低头凝视地面上那柄沉默行走的“古老之剑”。